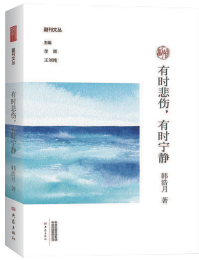
书如故乡,爱书者必然深情

◎ 张家鸿



韩浩月新著《有时悲伤,有时宁静》是一册书评集。几年来也零星地读过他的一些书评,但是如此大规模地读他的书评作品还是头一回。悠悠然品读的几天里,我常常心生恍惚,我是在读书还是在读人?又或者说,既读书也读人?富有感染力的书评作品总是书中有人、人中有书的吧?

不管情形如何,我意识到,在这本书中,韩浩月把自己嗜好阅读的形象鲜明地树立起来。在品读印度小说《继承失落的人》的书评最后,韩浩月写道:“原谅和宽恕,隐忍与和解,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畅销书和获奖电影作品极力想表现的内容,想到这儿,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书籍是世界的一部分,阅读是生活的一分子,沉浸于好书之中饱尝精神甘露的同时,也是郑重且严肃地与世界、与生活握手言和。

读毕飞宇的《推拿》,韩浩月经历了从心生隐忧到倍感疼痛再至敞开胸怀的过程。他把自己置身小说情境里,仿佛自己与王大夫、沙复明等人共存于一个世界里。“他们抚摩的不是我的脊背,而是我的内心。他们那一双双滚烫的手,正在一点点掠掉那日积月累也许早就令人麻木不觉的心灵积垢,只剩下感激和宽恕。”他谈书、谈读书,更谈自己读过之后的生命体验,真切又深刻。

读书评,我不喜那种冷冰冰的、摆起学术面孔讲种种理论的文字。既没有温度又缺乏情意的评论,极有可能会使原本处于萌芽状态的对书的亲切感,消失于无形或者被活生生地掐断。书评者推介评论书籍的文章,如不能将读者与书籍之前的距离拉近、拉近、再拉近,书评写作的意义是会打折扣的。

韩浩月的书评作品是他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具体呈现。它是作者的心灵与评述书籍相互碰撞、互相激荡之后的精神产物,或交融或游走,或共鸣或切磋,或有种种奇妙、复杂得难以归类的情意——它们是阅读之美与写作之美的交替呈现,无法归类又有何妨呢?我只是告诉自己:慢慢读,欣赏啊。

《有时悲伤,有时宁静》中的这些文章,发表时间最早是2006年,最迟为2018年,前后跨越十三个年头。可以说,这些文章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有贯穿其中的精神线索。对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韩浩月来讲,这些书与他的生活一直相伴相随。这些写于不同时间、针对不同书籍的文字,有着同样的精神出处。

读此书,如访作者的书房。我仿佛站在层层堆叠的书籍面前,或聚精会神地注视,如将领们巡视士兵,或手指在书脊间流连挑选。在他的这本书里,满足好奇心之余,我更多的是寻找共鸣,这是我品读时的私心。

他说:“之所以喜欢《藏与跋》这本书,是因为书里收录了大量扫描清晰、完整优美的文化老人及著名作家们的笔迹。”是的,笔迹中有温度、心情、遭遇,与印刷体相比,更易让读者心生亲切感。

在评论张家瑜的散文集时,韩浩月写道:“有的作家以打开自己的内心赢得读者,有的作家以打开读者的内心赢得读者。”我倒以为不必分得如此泾渭分明,因为许多作家在打开自己内心的同时几乎也打开了读者的心,《有时悲伤,有时宁静》中评到的那些作家中,有不少实现了这一点。

刘心武于现实主义力作《飘窗》中展示的审视与清醒,王朔在冷峻犀利之余对女儿的真诚与温情,张炜于《独药师》中汩汩流淌出的文学激情,鲍尔吉·原野充满好奇且始终保持流动姿态的语言,都在韩浩月笔下的评论中,有了新的解读。其实,我更深层的私心在于借助韩浩月评论作家作品时心中得到的启迪与收获,来勾勒出独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图谱。

半年前读过韩浩月的《世间的陀螺》,逾半年的光阴,再读他的《有时悲伤,有时宁静》,我视之为两本书有一脉相承之处,我找到的是“爱”这条线索。然而现实是,与深爱着故乡的人相比,深爱着书籍的人注定是少数,唯其少数,才显得可贵。身兼两种深爱之人,更少更显可贵。爱恋着书籍且牵挂着故乡的人,对这个世界注定充满深情。

在上海,三代女性对友谊的维护

◎ 孟　聪

看一本书或者看一部电影,都是要讲点儿缘分的。遇到这本小说《蜜友记》也是有些缘分。一个阴冷的天,约了重要的人见面。等待的时候打开豆瓣,看见一条《蜜友记》的读书摘抄:“小柔又一次准备去上海的时候,觉得她的上海就是那个要被变成老公的情人……念念不忘的回响,还是喜悦的。”

网上下单到将书拿在手里,我一直都没有忘记这句话。我猜想这个叫小满的作者,一定如我一样,也是一个一直努力着、要跟自己最喜欢的城市永远生活在一起的姑娘。

小说开篇第一句是:“程小柔出生在1983年的春天”,可不是有缘分,我们俩几乎同岁,我的家也是北方。冬天刺骨的寒风跟春天的扬沙,让我从小就渴望传说中永远绿意盈盈的江南。

在我没到过上海的时候,各种文学作品中的上海就已经如烙印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最喜欢的当属作家王安忆,她用摇曳的钢笔轻轻勾出了弄堂里走出来的上海三小姐,更加细化了我对这座城市种种想象。

《蜜友记》的程小柔、作者小满和我,都是读大学时才来到上海。书里的故事是我们这一代八零后亲眼目睹过、经历过、即将经历的种种。这是一本描述女性友谊的书,可又不单单写了友情,或者说这种情谊很难被某一个形容词定义。很喜欢作者不疾不徐的讲述风格,简简单单地说给你听,没有刻意追求高深更没不晦涩,我翻着翻着就跟她一起回忆了一路成长的这二三十年。

王安忆说过,说到底,小说还是要讲个故事,讲个好听的故事,不要去为难读者。这本书的几个故事都很好听。连带着作者笔下的上海,我都觉得是更靠近“我们”的上海。我们对上海的情感是不同于亲情、不同于爱情的第三种情感,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被那句“要被变成老公的情人”而打动。我们是更加清晰的一代“移民”。

小满说,念念不忘的回响,是喜悦的。赞同。那天约着见面的重要的人,这周已经变成了我的老板,如此一来,我终于可以彻彻底底地留在上海生活了。我也终将会在这里遇到更多的蜜友,还会跟程小柔一样遇到我的“方先生”。

喜欢《蜜友记》。谢谢我们喜欢的上海也喜欢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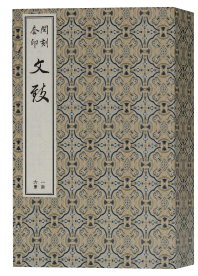
相关链接>>>

《蜜友记》是一本讲述大时代下三代女性情谊为主线的小说。故事中,蜜友特指母女、闺蜜、忘年交等表现女性之间亲情、友谊的关系。小说以20岁至30岁阶段的程小柔、大盛、陆狄,40岁的陈灿、梅郝,50岁的黎女士和胡金凤这三代女人为代表,描写了代表各自时代的女性对友情的理解与维护。

《版刻雅韵丛刊》第一种《(闵刻套印)文致》出版——

圆我线装梦

◎ 袁啸波



我的线装书情结要追溯到少年时。有一年,我家隔壁邻居把一堆发黄的旧书拿到屋外晾晒,里面好多是线装本,我随手拿起来翻阅,觉古香扑鼻,十分喜欢。离开时向邻居讨了本线装书,拿回家读得津津有味,书中引用的一些诗歌谣谚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后来才知道那册线装书是民国时期铅印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读大学时,我才在上海福州路古籍书店见到真正的传统木刻线装古籍,一下子爱上了,隔段时间就会去看,还挑便宜的买了几种。工作之后有了薪水,我更是频频光顾古籍书店,买了不少清代木刻本线装书,颇为痴迷。后来,因为调入古籍社影印编辑室,有机会在国内各大图书馆阅览众多古籍,眼界大开,对线装书的喜爱更深了一层。

近些年来,新印线装古籍越来越多,然而有些片面追求豪华,开本阔大,又厚又沉,根本无法手捧阅读,远离了传统线装书应该具有的功能和特质;版式设计也不中不西,让人看了很不舒服。于是我就想,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做出我心目中最美、同时也最适合阅读的线装书!

机会终于来了:2018年底,我上报的影印版线装书选题《版刻雅韵丛刊》获得通过。这套丛书的选书标准是:既要内容有经典性、可读性,又要版刻精美,能充分展示传统线装古籍特有的艺术魅力,具备阅读与欣赏双重功能。晚明时期,吴兴(今湖州)闵氏书坊首创以双色或多色套印方式印制书籍,一扫单调沉闷的黑色,让人眼前一亮,开辟了书籍美的新境界,堪称那个时代最美的书,当时售价就十分高昂,历来被藏书家视为书林珍品雅玩。鉴于此,《版刻雅韵丛刊》第一种就选择闵刻朱墨套印本《文致》。

确定底本后,便访书。几个图书馆比较下来,以浙江图书馆版本最佳,于是向其商借。拿到底本扫描文件后,开始进行编辑工作。

首先确定开本。原先我们做的线装书开本偏大,单手捧着,书头外侧会塌下;每册大多偏厚,拿在手里有点沉,影响阅读的舒适感。这次我把开本减小,选择了最接近底本尺寸的开本。最初拟做5册,后来觉得每册太厚,改为6册,每册60个筒子页左右。原拟加衬纸,为控制厚度和重量,不加衬纸,翻页时很轻盈,手感更佳。

接下来是选函套材料,我在一大本样品簿中一眼相中了一张宋锦,锦上连锁图案近似江南老宅的花窗格子,色泽古朴,花纹典雅。函套材料选好了,书籍封面用啥颜色的绢,心里一直没底。印厂经理了解了我的心思,把5张深浅不同的咖啡色布样寄给了我。深色老气,太浅又压不住,我选了张不深也不浅的,心里总算踏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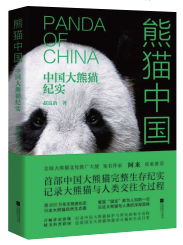
再者是确定书名签条和包角的材料。书名签条以前通常用白绫。然白绫纹理太粗,易起毛,且颜色煞白,显得簇新,与函套和封面古雅的颜色反差太大,破坏了古韵。我改用淡黄色绢,质地细腻紧密,与函套、封面颜色相得益彰,整体上古意盎然。包角同样采用淡黄绢,使原本纯白的书根颜色有所变化,又与签条颜色相呼应。

最后是书名签条、内封、后记的排版。我遵循传统线装古籍签条上书名、册数的排法,书名上顶,册数沉底,让厂里调整了好几次。书名、册数、内封、后记之类,我听取了美编的意见,一律采用毛笔字或刻本字体。如此则消弭了工业化痕迹,承继了传统线装古籍的手工特色。拿到样书时,胸中一块石头才落地,可以说达到了自己预期效果。同事看了书后说:“您做的不是书,而是工艺品。”

希望《版刻雅韵丛刊》这一系列的线装书能够得到读者喜爱,每逢晴窗丽日或月明风清,随意坐卧,手捧一册,读之赏之,不觉移晷,则吾愿足矣!

新书速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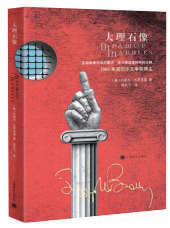
《熊猫中国》



《熊猫中国:中国大熊猫纪实》是首部中国大熊猫完整生存纪实,记录了大熊猫与人类交往全过程。大熊猫,可爱的远古瑰宝,跨越800万年生物进化史存活至今。它与人类相交150年间曾历经艰险,几临濒危,终究与我们携手渡过难关。

本书讲述了一个珍稀物种的进化史,世界“大熊猫热”的文化发展史,以及中国大熊猫从发现到保护、从研究探索到野化放归的全过程。书中记录了中外大熊猫研究学者、饲养员以及普通老百姓,与大熊猫之间的种种交集,不同的经历和故事,诉说着大熊猫与人类的深厚因缘。

《大理石像》



《大理石像》是布罗茨基仅有的两部剧作中的头一部。戏剧的背景设置在一个既未来主义,又复古主义的国度。“公元后2世纪”,在一个高度机械自动化的时代,人类以曾经的罗马帝国为模板,托古仿建了一个新罗马帝国。在一座钢筋高塔的监狱里,两名没有犯罪,却依照法令被随机判决终身监禁的囚徒在这匮乏的空间与冗余的时间之中,展开了一场柏拉图式的对谈。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是一位跨越了英语与俄语世界的文学奇才。布罗茨基1940年生于列宁格勒,前半生在苏联度过,他的大部分诗歌成就也是用俄语完成的;1972年定居美国,开始学习英语,进而成为英语世界卓越的散文大师之一。诚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给出的自我认知:“我是一名犹太人;一名俄语诗人;一名英语散文家。”其代表作品有诗集《诗选》《词类》,散文集《小于一》《悲伤与理智》等。

《文人纪事》

这本书是作者翁长松继《名人和书》《漫步旧书林》《旧平装书》和《清代版本叙录》之后又一种文人和书的故事集。

在作者看来,文人最基本的职能是创制书面文本,这也决定了文人和书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主客关系。书中以新视角和流畅的文字叙述了鲁迅、郭沫若、巴金、郑振铎、钱锺书等文人作品、学识、嗜好及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和情怀;又以细腻和活泼的语言描绘作者和方诗铭、汤志钧、熊月之、林丙义等著名史学家的相识相知及交往的缘分、友情和故事;还以名人叶永烈为例,通过勤奋好学如何从一名普通的学生成长为高产作家的事迹,让读者从中得到启迪与感悟。

《写真学生》

在以寒冷的冬季、精密机械制造以及御柱祭著称的日本诹访,一名叫小林纪晴的高中生因为对摄影杂志饶有兴趣而立志成为摄影师。后来他报考了位于东京的摄影学校,离开家乡来到东京新宿。自此,崭新的生活开始了。

对于小林来说,大都会东京的一切都好像泡沫一般不真实。在求学的两年当中有兴奋、孤独,也有希望、失意,是充满刺痛感的一段时光。《写真学生》写的是人为什么要摄影、我是谁、寄托于故乡与大都会的复杂情感、在不断怀疑与自省中,以友情与爱情为精神食粮,是一部摄影系学生逐渐成长的青春记录,也是小林纪晴本人的自传体散文。